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 
第三十八回 聞示令商界苦誅求 請查封港官駁照會

話說馬氏把被抄的情形，及將香港銀兩安放停妥的事，把個電報通知周庸祐，總不見覆電，心裡自然委放不下。這時馮、駱兩管家都被扣留，也沒人可以商議各事的。還幸當時親家黃游擊，因與大吏意見不投，逃往香港，有事或向他商酌。奈這時風聲不好，天天傳粵中大吏要照會香港政府拿人，馬氏不知真假，心內好不慌張。又見潘子慶自逃到香港之後，鎮日不敢出門，只躲在西廡臺上大屋子裡，天天打算要出外洋，可見事情是緊要的無疑了。但自己不知往哪裡才好，又不得周庸祐消息，究竟不敢妄自行動。怎奈當時風聲鶴唳，紛傳周庸祐已經被拿，收在上海道衙裡，馬氏又沒有見覆電，自然半信半疑。原來周庸祐平日最是膽小，且又知租界地方原是靠不住的，故雖然接了馬氏之電，惟是自己住址究不欲使人知道，因此並不欲覆電馬氏，只揮了一函，由郵政局付港而已。

那一日，馬氏正在屋子裡納悶，忽報由上海付到一函，馬氏就知是丈夫周庸祐付回的，急令呈上，忙拆開一看，只見那函道：

馬氏夫人妝鑒：昨接來電，敬悉一切。此次家門不幸，遭此大變，使廿年事業，盡付東流。回首當年，如一場春夢，曷勝浩歎！差幸港中產業生理，皆署別名，或可保全一二耳。夫人當此變故之際，能及早知機，先逃至港，安頓各事，深謀遠慮，兒子亦得相安無事，感佩良多。自以十餘年在外經營，每不暇涉及家事，故使驕奢淫逸，相習成風，悔將何及！即各房姬妾，所私積盈餘，未嘗不各擁五七萬，使能一念前情，各相扶持，則門戶尚可支撐。但恐時敗運衰，各人不免自為之所，不復顧及我耳。此次與十二宅既被查抄，眷屬又被拘留，回望家門，誠不知淚之何自來也！古云「罪不及妻孥」，今則婢僕家人，亦同囚犯；或者皇天庇佑，罪亦無名，未必置之死地耳。愚在此間，亦與針氈無異，前接夫人之電，不敢遽覆者，誠懼行蹤為人所偵悉故也。蓋當金帥盛怒之時，凡通商各埠，皆可以提解回國，此後棲身，或無約之國如暹羅者，庶可苟延殘喘而已。港中一切事務，統望夫人一力主持，再不必以函電相通。愚之行蹤，更直秘密，待風聲稍息，愚當離滬，潛回香港一遭，冀與夫人一面，再商行止。時運通塞，總有天數，夫人切勿以此介意，致傷身體。匆匆草覆，諸情未達，容待面叩。敬問賢助金安。

愚夫周庸祐頓首

馬氏看罷，自然傷感。惟幸丈夫尚在滬上，並未被拿，又不免把愁眉放下。一面派人回省，打聽家屬被官吏拘留，如何情景。因為有一個未出嫁的女兒，統統被留去了，自不免掛心。迨後得知官府留下家屬，全為查問香港自己的產業起見，也沒有什麼受苦，這時反不免悲喜交集。喜的是女兒幸得平安，悲的就怕那些人家，把自己在港的某號產業、某號生理，一概供出，如何是好？還虧當時官吏，辦理這件案實在嚴得一點，周氏兩邊家人，都自見無辜被拘，一切周家在香港的產業都不肯供出。在周乃慈的家人，自然想起周乃慈在生時待人有些寬厚，固不肯供出，一來這些人本屬無罪，與犯事的不同，也不能用刑逼供，故訊問時都答話不知，官吏也沒可如何。至於周庸祐的家人，一起一起的訊問，各姨太太都說家裡各事向由馬氏主持，庶妾向不能過問的，所以港中何有產業，只推不知。至於管家人，又供說香港周宅另有管家人等，我們這些在省城的，在香港的委實不知。問官彙了供詞，只得把各人所供，回覆大吏。

大吏看了，暗忖這一干人都如此說，料然他不肯供出，不如下一張照會到香港政府去，不怕查封他不得。又看了那管家的供詞，道是管理周家在省城的產業，便令他將省城的產業一一彙了出來，恐有漏抄的，便憑他管家所供來查究。因此再又出了一張告示，凡有欠周棟臣款項，或有與周棟臣合股生理，抑是租賃周棟臣屋子的，都從速報明。一切房舍，都分開號數，次第發出封條。其生理股本及欠周氏銀兩的，即限時照數繳交善後局。因此上省中商場又震動起來。

大約生意場中，銀子都是互相往來的，或那一間字號今天借了周棟臣一萬，或明天周棟臣一時手緊，盡會向那一間字號借回八千，無論大商富戶，轉動銀兩，實所不免。因當時官府出下這張告示，那些欠周棟臣款項的，自然不敢隱匿。便是周家合股做生理的，周家盡會向那字號挪移些銀子，若把欠周家的款項，及周家所占的股本，繳交官府，至於周家欠人的，究從那裡討取？其中自然有五七家把這個情由稟知官吏。你道官吏見了這等稟詞，究怎麼樣批發呢？那官吏竟然批道：「你們自然知周庸祐這些家當從哪裡來，他只當一個庫房，能受薪水若干？若不靠侵吞庫款，哪裡得幾百萬的家財來？這樣，你們就不該與他交易，把銀來借與他了，這都是你們自取，還怨誰人？且這會查抄周家產業，是上台奏准辦理的，所抄的數目，都報數人官，那姓周的縱有欠你們款項，也不能扣出。況周庸祐尚有產業在香港的，你們只往香港告他也罷了。」各人看了這等批詞，見自己欠周家的，已不能少欠分文，周家欠自己的，竟無從追問，心上實在不甘，惜當時督帥一團烈性，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，所以商家哪有不震動起來。偏是當時衙門人役，又故意推敲，凡是與周家有些戚誼，與有來往的，不是指他私藏周家銀物，便是指他替周庸祐出名，遮瞞家產，就藉端魚肉，也不能盡說。所以那些人等，又吃了一驚，紛紛逃竄，把一座省城裡的商家富戶，弄成風聲鶴唳。過了數十天，人心方才靜些。

一府兩縣，次第把查抄周、傅、潘國家的產業號數，呈報大吏。那時又對過姓周家屬的供詞，見周庸祐是落籍南海大坑村，那周庸祐自富貴之後，替村中居民盡數起過屋子。初時周庸祐因見村中兄弟的屋子湫隘，故此村中各人，他都贈些銀子，使他們各自建過宅舍，好壯村裡觀瞻，故闔村皆拆去舊屋，另行新建。這會官府見他村中屋子都是周庸祐建的，自然算是周庸祐的產業，便一發下令，都一並查抄回來。這時大坑村中居民眼見屋子要入官去了，豈不是全無立足之地，連屋子也沒得居住？這樣看來，反不若當初不得周庸祐恩惠較好。這個情景，真是闔村同哭，沒可如何，便有些到官裡求情的。官吏想封了闔村屋宇，這一村居民都流離失所，實在不忍，便詳請大吏，把此事從寬辦理，故此查封大坑村屋宇的事，眼前暫且不提。

只是周庸祐在香港置下的產業，做下的生理，端的不少，斷不能令他作海外的富家兒，便逍遙沒事，盡籌過善法，一並籍沒他才是，便傳洋務局委員尹家瑤到衙商議。口大吏道：「現看那四家抄查的號數，系姓傅的居多，那周庸祐的只不過數十萬金。試想那四家之中，自然是算周庸祐最富，不過因傅家產業全在省城，故被抄較多。若周庸祐的產業在省城的這般少，可知在香港的就多得很了。若他在港的家當，便不能奈得他何，試想官衙吏何止萬千，若人人吞了公款，便逃到洋人地面做生理，置屋業，互相效尤，這還了得！你道怎麼樣辦法呢？」

那尹家瑤聽了，低頭一想，覺無計可施。原來尹家瑤曾在香港讀過英文，且當過英文教習，亦曾到上海，在程少保那裡充過翻譯員，當金督帥過滬時，程少保見自己幕裡人多，就薦他到金督帥那裡。還虧他有一種做官手段，故回粵之後，不一二年間，就做到天字一號的人員，充當洋務局總辦。他本讀英文多年，只法律上並未學過，當下聽得金督帥的言語，便答道：「香港中周庸祐生理屋業端的很多，最大的便是口口銀行，占了幾十萬的股份，但股票上卻不是用他的名字。其次，便算那一間口記字號，比周乃慈的那口口昌字號生意還大呢！只是他用哪一個名字註冊，都無從查悉。其餘屋業，就是周、潘三家也不少，究竟他們能夠侵吞款

項，預先在香港置產業，好比狡兔三窟，預為之謀，想契紙上也未必用自己名字了，這樣如何是好？」金督帥道：「不如先往香港一查，回來再行打算。」尹家瑤答道：「是。」金督便令草了一張告示，知照港督，說明委員到港，要查姓周的產業來歷。

尹家瑤一程來到香港，到冊房，從頭至尾，自生理冊與及屋業冊，都看過一遍，其中有周、潘名字的很少，縱有一二，又是與人暗借了銀款的，這情節料然是假。惟是真是假，究沒有憑據。胡混過了兩天，即回到省裡，據情口覆金督。自經這一番查過之後，周、潘兩家人等，少不免又吃一點虛驚。因為中、英兩國究有些鄰封睦誼，若果能封到自己產業，因是財爻盡空；且若能封業，便能拘人。想到這裡，倍加納悶，只事到其間，實在難說，惟有再行打聽如何罷了。

過了數日，金督帥見尹家瑤往香港查察周、潘產業，竟沒分毫頭緒，畢竟無從下手，便又傳尹家瑤到街商議，問他有什麼法子。尹家瑤暗付金督之意，若不能封得周、潘兩家在港的產業，斷不干休。但他的性情又不好與他抗辯，便說道：「此事辦來只怕不易，除是大帥把一張照會到港督處，說稱某項屋業，某家生理，是姓周、姓潘的，料香港政府體念與大帥有了交情，盡可辦得好，把他來封了。且職道又是親往香港查過的，算有些證據，實與撒謊的不同。此計或可使得，未知大帥尊意如何？」金督聽了，覺此言也有些道理，便問尹家瑤道：「究竟哪號生理、哪號屋業，是姓周、姓潘的，你可說來。」尹家瑤便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堅道某大宅子，西麼台某大宅子，及周圍與合股口口銀行，口榮號，口記號，此人人皆知。至於某地段某屋舖，統通是姓周的。又西麼台某大宅子，對海油麻地某數號屋舖，以及港中某地段屋，某號生理，統通是姓潘的。」源源本本說來，金督一一條下。

次日，即再具一張照會，並列明某是周、潘的產業，請港督盡予抄封。港督看了，即對尹家瑤道：「昨天來的照會，本部堂已知道了。論起兩國交情，本該遵辦，叵耐敝國是有憲法的國，與貴國政體不同，不能亂封民產，致擾亂商場的。且另有司法衙門，宜先到桌司衙門控告，看有何證據，指出某某是周、潘兩家產業，假托別名，訊實時，本部就照辦去便是。」尹家瑤滿想照會一到，即可成功，今聽到此話，如一盆冷水從頭頂澆下來，沒得可答，只勉強再說兩句請念邦交的話。港督又道：「本部堂實無此特權，恕難從命。且未經控告，便封產業，倘使貴部堂說全香港都是周、潘兩家產業生理，不過假托別人名字的，難道本部堂都要立刻封了，把全個香港來送與貴國不成？這卻使不得。請往桌衙先控他罷。」尹家瑤見此話確是有理，再無可言，只得告辭而去。正是：

政體不同難照辦，案情無據怎查封？